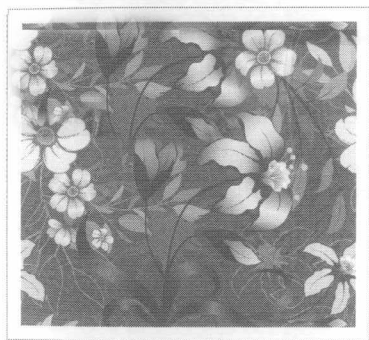




银牦牛尾

YIN MAO NIU WEI

毕淑敏 / 著



银牦牛尾

YIN MAO NIU WEI

毕淑敏 / 著

D47.7

B763-3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牦牛尾 / 毕淑敏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399-4612-2

I. ①银… II. ①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4262号

书 名 银牦牛尾

作 者 毕淑敏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612-2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王 蒙

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狂姐、原水爆或者荷兰豆，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

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这名字普通得如——对不起——任何一个街道妇女。

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地好（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王蒙大悦焉！），她的开始写作源于她父亲的建议，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为了写作她在完成了医学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优”的成绩毕业，继而读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有几个作家老老实实在这样学过文学？），再说，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牢骚

满腹、刺头反骨、不敬父母（而且还要审父）、不服师长、不屑学业、嘲笑文凭、突破颠覆、艰深费解、与世难谐、大话爆破、呻吟颤抖、充满了智慧的痛苦天才的孤独哲人的憔悴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枣怪物。

毕淑敏则不是这样。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即使她写了像《昆仑殇》这样严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她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善意与冷静，像孪生姐妹一样地时刻跟随着毕淑敏的笔端。惟其冷静才能公正，惟其公正才能好心，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自己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但至少无愧于、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

去。她宁愿忏悔“我”的多疑与戒备太过，歌颂普通人性（《翻浆》），而与泛恶论的诅咒与煽动迥异其趣。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

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谐与健康的因子。

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他们太痛苦了，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有病人也有医生，这才是世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

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当然，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真对不起。

目 录

序	1
天衣无缝	1
生生不已	18
预约财富	80
银牦牛尾	164
女人之约	182
教授的戒指	217
紫色人形	250
阑尾刘	253
白杨木鼻子	266

天衣无缝

邹安回娘家吃晚饭，一推房门，异香扑鼻而来。

“妈妈，是什么这么香啊？”邹安已为人妇，而且是见过世面的白领小姐，但一回到家里，就立即在感觉中将自己缩小，十分自然地幼稚起来。

“你尝尝看。”妈妈把汤钵的盖子掀开。虽说家里通常是聚餐，而且讲究的是让父亲动第一筷子，但妈妈常常提前从锅里拣出精华的部分，以饲她最疼爱的儿女。

满满一钵肉。邹安嚼了一块，好吃极了。她从小就爱吃肉，妈妈总说她不是猴子变的，是老虎变的。

“到底是什么肉呢？像是鸡，又不是。”邹安摆弄着那块精致的小骨头。

“是雪兔肉。别人送的。听说这种兔子是吃雪长大的，消灾祛病益寿延年。只是肉太少，我把它和鸡炖在一起了。”妈妈热心传布关于动物的神话。

吃饭的时候，邹安很仔细地避开鸡肉，专挑雪兔肉吃。雪兔比母鸡更容易吸收酱油，显出琥珀样的红光。

雪兔一定还有别的药用价值。邹安回到自家的小巢时，已经很晚了，还是推醒丈夫造爱。

以后的日子很平和。他们结婚的时间不长，没有特别地想要孩子，也没有特别地不想要孩子。虽然年轻，却很推崇古典的顺其自然。这年头，顺其自然是一种时髦。过去是境遇不好的人喜悦这话，借以自勉自娱。现在却是混得光彩的人如此说。

邹安怀孕了，她一点都不惊奇，用医院的阳性化验单通知了丈夫。她历来鄙夷电影电视里的镜头：到了妻子缝制小孩衣服的时候，丈夫才恍然大悟。

她交化验单时的神情，镇定得如同递一张电影票。

丈夫很仔细地看了单子，然后说：“好事啊。不过你要多受苦了。”

“没什么。对女人来讲，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邹安平静地说。觉得自己是一只精美的空箱子，该装一些宝贵的东西在里面了。

“我们的孩子该集合我们俩的优点，比如我的眼睛、你的嘴唇……你的嘴唇最好看，像红沙漠上平缓起伏的沙丘……你知道吗？”夜里，丈夫这样说。

邹安笑了，说：“关于嘴唇的话，你说过1000遍了。关于

优点的话，所有的孕妇家里都进行过这种讨论。集合优点，要服从概率。咱们俩的基因，就像一副打乱了的扑克牌，怎么能保证抓到手的都是一色红桃呢？”

丈夫说：“就算不都是红桃，咱们俩这样能干，孩子也该集中了大小王和几个尖儿吧？”

邹安就把这话学给公司里的同事听。大家表面上不说什么，暗地憋着劲，等着看美丽的邹安生个什么样的宁馨儿出来。

日子渐渐沉重，邹安像注满了水的茶壶，臃肿不堪。在最后一次产前检查的时候，她听到一个膨着袋鼠样肚子的孕妇对另一个小肚子的孕妇说：“你吃了兔肉没有？”

小肚子说：“没有。谁敢吃那东西？吃了孩子三瓣嘴。”

袋鼠说：“这是迷信呢。不过，还是躲着点好。我是中国的外国的迷信都信。”

邹安突然想到了雪兔，心里打了一个寒战。但她很快对自己说，这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无稽之谈。她不断重复着：雪兔不是兔。

她知道孕妇在临产前都有一种对怪胎的恐惧。但自己这样青春健康，没有受过核辐射和病毒感染，整个孕期几乎连一片药都没吃过，孩子怎么会有毛病呢！

邹安躺在产床上的时候，非常宁静。她甚至为这种宁静感到羞涩。所有的病人都在鬼哭狼嚎，产房是一座放肆的演奏生命摇滚的大厅。邹安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只有生过许多孩子

的老妇才这样无动于衷，孩子顺产。婴儿头一接触到冰冷的空气，没有丝毫的停顿，就像猎豹样凶猛地啼叫起来。邹安知道那不是哭，哭是人类悲痛的表现，一个刚降生的孩子，快乐还来不及呢，他是在以哭为乐。

助产士摆弄着孩子。邹安抑制着疲倦，仄着身子看了一眼。婴儿的头拢在助产士手掌中，长相没看清，只见到那是一个男孩。

助产士抱孩子对着医生说：“怎么办？”

医生说：“她的丈夫在吗？”

助产士说：“不在。”

医生说：“其他的亲人呢？”

“也不在。”助产士回答。

医生说：“那就只有同本人谈了。她的情况好吗？”

助产士说：“还好。各方面都很正常。”

医生说：“那好吧。我来谈这件事。”

邹安很清楚，听到了所有的对话，不知道这同自己有什么关系。她躺在产床上，像一条悠闲的白鲸，等着人们把她的产品呈上来，让她过目。

助产士小心地托着孩子走过来，好像那是一柄重剑。

医生接过来，因为新生儿柔若无骨，便用前臂垫着他的脊椎骨，让孩子的屁股坐落在自己的肘中。这样婴儿就站起来了，突兀地矗立在邹安眼前。

丈夫本来是要陪着邹安的，但她把他轰走了。“你忙你的。生孩子是我自己的事，不喜欢旁人参观或是多手多脚。”她这样说。也不让妈妈操心。

医生举着浮雕般的孩子说：“一个男孩。我们大致检查了一下，其他还好。但是个兔唇，抱给你看看……”

医生还没说完话，那小小的婴儿打了一个哈欠。他的小唇的确很像邹安，轮廓轻柔。但唇中央像峡谷一般地开裂了，暴露出粉红色的小膛和黑洞洞的咽部。

邹安立即被旋转的粉红色和黑色湮没……

当她醒来的时候，听见丈夫愤怒地对医生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残忍？她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你们却要把这么刺激的消息告诉她，还一定要她亲眼看……”

医生很温和地说：“按照保护性医疗制度，我们不应该给产妇这样的恶性刺激，但是医院常常为这种事吃官司，我们只好当场验明正身。不然出了产房，有人就不认账，说我们是狸猫换太子。我们有我们的苦衷，没想到她的反应这么强烈，其实兔唇是最轻微的畸形，可以修补得天衣无缝。”

邹安始终没有睁眼。不知道睁开眼之后说什么。她只记住了一句话：天衣无缝。

邹安带着孩子出院之后，没等同事们来看她，就立即迁往丈夫的家乡——一个小城坐月子。同事们谁也不知道兔唇的事，都说：“你看，邹安的运气多好，有婆婆侍候。6个月产假

后，就带着白白胖胖的大儿子回来了。到那时，我们去给她贺喜，还要吃红皮鸡蛋。”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不吃鸡蛋了，嫌胆固醇高。但大家都愿意助兴。

邹安生了孩子5个月之后，悄悄地潜回娘家。妈妈看了吓了一跳，说：“你怎么这么瘦？哪里像月婆子的样？是不是婆婆待你不好？让妈好好给你补一补。”

邹安苦笑着说：“婆婆倒是挺好的。是我自己吃不下。”

妈妈说：“她没有嫌你生了个兔子嘴的孩子吧？要是说了，你就说我们这边从来没有这个根的，一定是他们家遗传。”

邹安说：“婆婆没说什么。还一个劲地劝我不要放在心上，说乡下这样的孩子多得很，只要脑子聪明，是一样的。还说，越是这样的孩子，越是要对他好一点。”

妈妈说：“嗯，亲家母还挺明事理。”又说：“既然是这样好，那你还愁什么呢？”

邹安不由得哭了，说：“愁孩子啊。在乡下当然是好养活的，可我们是在城里。这个孩子长大了，会多么自卑！现在宾馆里招一个看大门的，都要标致得像罗密欧。我生出的是一个废品，别人不说什么，我心里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妈妈说：“那可怎么办？又不能再生一个！”

邹安不说话了。在那些忧郁的夜晚，她不止一次想过，这个孩子要是死了就好了。锋利的念头一闪，她就立即开始掐自己，拧自己，凶猛地惩罚自己。在常人看不到的隐秘处，她把

自己虐待得淤血痼痼，这样做了以后，她的心境就会有几天的平静。但那个残酷的念头也因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变得堂而皇之，愈加频繁地冒起来。邹安恨透了自己的杀机，但没有办法。她是一个很理智而且要强的女孩，从小就事事争第一。没想到在这样一件最蠢的女人都能干好的事情上，自己失败得如此凄惨。这是一道做错了的题，没有橡皮，不许你修改。

她急急地赶回家，是想从这种疯狂的想象中解脱出来，市里有很好的整容医院，她要赶快把孩子修补得天衣无缝，让一切恢复正常。

邹安依旧保持着很好的身段，因为她不给孩子喂奶。在分娩以前，邹安是力主母乳喂养的。她对丈夫说：“哪怕我的体形变成了一个拿破仑酒桶，也要用自己的乳汁哺育我们的婴儿。我不能让他喝牛奶，要知道牛奶是喂牛的，而我们是人！”

丈夫大吻着她说：“你真是一个英雄母亲。”

丈夫现在到国外去了，一切的担子都落到邹安一人身上。

邹安没能给孩子喂成奶的原因，不是邹安。兔唇的孩子根本无法吮吸母亲的乳汁。他们的嘴是一个破烂的漏斗。面对粮仓，饿得啼哭不止。

产后淤积的乳汁像两颗手雷，紧邦邦地坠在邹安的前胸，使她行走时有一种扑倒的感觉。她为儿子沏好了进口的奶粉，

但这个畸形的孩子仍无法进食。牛奶在嘴里四溢，泡沫溢满了脸颊。偶尔流进咽喉的乳汁引起剧烈的呛咳，小小的孩子憋得像要爆炸的栗子。邹安把孩子往床上一丢，好像小时扔一个破布娃娃。这样的孩子有什么用呢？他的存在，不但是父母的耻辱，更是自身的苦难啊！

猛烈的震荡救了豁豁嘴的孩子，呛进气管的乳汁弹了出来，呼吸欢畅了，饥饿的哭声十分嘹亮。

婆婆忍不住了，说：“你抱抱他。”媳妇是从大地方来的，自有一套养孩子的理论，乡下的老太太原不敢多嘴的。但孙儿的哭声使她勇敢起来。

邹安只好抱起孩子。婴儿的哭声由于身体位置的变换，暂停了一下。但根本问题没解决，他继续用所有的力量向世界表达不休的愤懑。

“你一个当娘的，不能老叫孩子这样哭啊！”奶奶实在听不下去了，顾不得城里媳妇的面子，摆出婆婆的威严。

“可是这能怪我吗？他的嘴根本就不是人嘴，是兔子嘴。我总不能喂他青草吧！”邹安也哭起来了。

婆婆这才明白，虽然世界上的人已经能把自己送到月亮里当嫦娥，可并没有发明出给豁豁嘴的孩子专用的吃食。还得用乡下的老法子，把面糊糊一勺勺地填进小婴儿的嗓子眼，才能既喂饱他，又呛不着他……

姥姥看邹安给孩子喂奶糊，笨手笨脚的，就说：“孩子挺

胖的，要是不看脸，根本就不知道有毛病。你带的不错，怎么干起活来这么不在行？”

邹安手忙脚乱地说：“在那儿，都是他奶奶给喂的。我不能看见这张有残疾的脸。看着看着，只觉得自己的嘴唇也豁开了。毕竟他和我太像了。”

姥姥就叹了一口气，接过小勺说：“我来吧。”

面糊糊里搀了雀巢奶粉，挺香。

邹安抱着孩子进了整容医院。

“医生，求求您，请给我的孩子做手术吧！”她对外科医生说。

医生看了一眼，仅一眼，他就什么都明白了。有经验的医生就像屠宰商人，张口就能说出杀了一口猪，可出多少净肉。

孩子包在名贵的襁褓之中，脸上覆着淡金色的绒毛，像一颗新鲜的芒果。感觉到有人在注视他，婴儿微笑了。这就把他的缺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我们这里做这个手术是有把握的。只是，他多大了？”医生迅速登记着。

“5个月零3天。”邹安说。她记得很清楚，这就是她在痛苦中煎熬的时间。

“哦，真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法收他住院手术。”医生遗憾地放下了吸水钢笔。

“是不是……”邹安想起了有关医生红包的种种传闻。但是她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歇了5个月的产假，仿佛进了空难的黑匣子，外界的事一概隔膜了。

“我们还是比较宽裕的，为了这个孩子，只要能治好他的嘴，我们很愿意谢谢医生……”她笨拙地说着，脸上绷得像涂满了面膜，心中充溢怨恨。都是怀中的这个丑陋婴儿，使她从高贵的地位跌下来，低三下四地求人！

“不不。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太小了。按照我们的经验，要在孩子18个月以后，成功的把握才比较大……”医生解释。

“但是，我看了有关的书，上面说国外现在已经把这个界限提到了6个月。”邹安试探地说。她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那书上说的是1岁，邹安把它萎缩了一半。她看了那本资料的出版时间，已经过时了。她想科学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样一个小小的修补木，对于已经能嫁接基因的医学来说，该是易如反掌的事。

秃顶的医生什么也没说。也许他识破了邹安的谎言，可是他还是点了头。“从理论上说，手术是越早越好，有利于恢复得像正常孩子，但是，太早了，孩子太小，手术的麻醉风险太大。”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

邹安误会了医生的话。假如他说的是“危险太大”，她就会慎重地考虑。但医生说的是“风险”，邹安就以为是指医务